

110X
265
1

公方足利專氏

李衛公問對



唐太宗... 李衛公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彥深教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

討之如何靖曰探知美豆蘊爰自恃知兵謂中國

無忌討故遣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

地遙以何術餒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

特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高七擒車

獲與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

地廣則用麻角車管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



車戰之法三代... 法之三代戰國所... 不能廢秦漢... 漢頗易古制... 當權詭紛爭... 除而之曰攝取... 法之三代戰國所... 依八陣作偏箱... 車偏箱者車制者... 其利制也視地... 地廣則用文戰... 於車前為麻角車

○於馬隆偏箱麻用之制正家其用有三一治方所自守二前拒所佛示欲也一東

○凡兵正合奇且戰且前信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

勝非正先致敵非奇元制敵行教于星若非正兵安已我遠偏箱麻用兵之本

木宋之破元非奇則正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陳部伍三者迭相為用

鐵騎橫突此本斯馬陵所得古法深矣木宋曰朕破宋老生初文

先生曰為之除錚錚我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老

木宋非不此知耶幸靖曰深生兵斯後大潰逐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

下天縱聖武非字而已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

對正木宋為深得奇正之固有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謀且霍邑之戰師以義

又率兵法為舉者正也建威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特

○善合古人者志不善合古人志逆者志則達之逆則拘故志合者必有正期合而身准儀

特請井陣之役其甘水而陣儀之意也期於無法或蓋有不期合而自合者及諸將

向乃有違木宋之擒友生非期於擒果之自得也

况法又曰利而誘之取之彼見吾之少却則彼之不知所誘之者在是也

既誘之矣少視其禮而後取之老生方且恃勇急進合身於小利不意斯後而為木宋所擒

此正所謂奇少却况敗大莫為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而為正後

却為奇可且右軍不却則老生致之來亂法曰利

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斯後

見擒於陛下此所謂奇屬正也太宗曰霍去病

暗于孫某合戰有是丈當右軍之却也高祖止急

及朕奮高擊及為我利孫某暗合孫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予靖曰不然夫兵却旗

矢多美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此真數

却也非可也若旗齊鼓應号令如一紛紜

不語則老生必不可致其少却所致之非奇也

○天下之要有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用術不可得而能者用術之妙
其用也人其妙也
天也而惟色之戰
非人之所能為
天之當右師少
却之深本宗宣
意其必舍而老
哉卒之老生就擒
者吾意其非本
宗能之也本宗
推其所然者
而神之所推乎天也
本宗曰奇正素
其功敵之天也
備公逐之奇正
有奇正在人乎
夫變而神也
所以推乎天也
說此正所謂其所能者人
其所不能者天也
本宗既得其說
安得不悅首

退走非敗也必有奇可也法曰任此勿進又曰已而不示
○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雷廷之戰右軍少却其天
子老生被擒其人子靖曰若非正兵變矣奇正之兵變
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色變

分之款臨時制之款靖曰按曹公新書曰是二而敵
一則一術為正二術為奇之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
二術為奇此言大畧也余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

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兵有不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
者變也奇兵之用此兵之變也既謂之變則千變萬化莫知所窮又安得而
言哉如曰傍
較乎曰後出也
其而不可得
奇兵之用則
兵為易窮
矣何足為奇
先後之方較乎
皆不可拘也
大衆所公為
正將所自出焉
奇方其無師
動而承討也
戰此正兵也其新
料敵制勝也
其不意此奇
知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孰已而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
未習吾法徧釋未孰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
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已教
戰之術余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群羊
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
無形此乃奇正之極教是以系分者教閱也臨時
制變者不可勝而窮也太宗曰深乎此曹公必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三奇較手師謂若何靖曰臣按
兵也

○兵有不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
者變也奇兵之用此兵之變也既謂之變則千變萬化莫知所窮又安得而
言哉如曰傍
較乎曰後出也
其而不可得
奇兵之用則
兵為易窮
矣何足為奇
先後之方較乎
皆不可拘也
大衆所公為
正將所自出焉
奇方其無師
動而承討也
戰此正兵也其新
料敵制勝也
其不意此奇
知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其不意此奇
知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三奇較手師謂若何靖曰臣按
兵也

○兵有不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有不可得而能者
者變也奇兵之用此兵之變也既謂之變則千變萬化莫知所窮又安得而
言哉如曰傍
較乎曰後出也
其而不可得
奇兵之用則
兵為易窮
矣何足為奇
先後之方較乎
皆不可拘也
大衆所公為
正將所自出焉
奇方其無師
動而承討也
戰此正兵也其新
料敵制勝也
其不意此奇
知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其不意此奇
知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三奇較手師謂若何靖曰臣按
兵也

○吾所論奇者既元一定之論則敵之役於我者必不知其所誤之術奇者正皆

知其為奇而能知其為奇較乎說異乎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此與

此不為奇而奇者有先後之分較乎之抱哉大宋曰吾之正使敵

本奇之而彼亦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與敵者款

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大宋曰分合為變者奇正要在靖曰善用兵者

血不正無不可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

之士正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已通安已

出背水陣本奇也而津餘笑曰非敵視以為正正自其所誤以術也而求之

則正可使變為奇奇可使變而為正正自有神智莫之測

○有正中之奇正有奇中之奇正中之奇正人言奇中奇非神於

用兵者有所不忌也韓擒虎隋之一猛將也天下安有勇猛

之丈而可乎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也吳起而莫可及乎

大宋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

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較乎鉞始交而

北而勿討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

○吾所論奇者既元一定之論則敵之役於我者必不知其所誤之術奇者正皆

知其為奇而能知其為奇較乎說異乎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此與

此不為奇而奇者有先後之分較乎之抱哉大宋曰吾之正使敵

本奇之而彼亦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與敵者款

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大宋曰分合為變者奇正要在靖曰善用兵者

血不正無不可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

之士正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已通安已

出背水陣本奇也而津餘笑曰非敵視以為正正自其所誤以術也而求之

則正可使變為奇奇可使變而為正正自有神智莫之測

○有正中之奇正有奇中之奇正中之奇正人言奇中奇非神於

用兵者有所不忌也韓擒虎隋之一猛將也天下安有勇猛

之丈而可乎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也吳起而莫可及乎

大宋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

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較乎鉞始交而

北而勿討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

能知其為奇較乎說異乎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此與

此不為奇而奇者有先後之分較乎之抱哉大宋曰吾之正使敵

本奇之而彼亦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與敵者款

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大宋曰分合為變者奇正要在靖曰善用兵者

血不正無不可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

之士正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已通安已

出背水陣本奇也而津餘笑曰非敵視以為正正自其所誤以術也而求之

則正可使變為奇奇可使變而為正正自有神智莫之測

○有正中之奇正有奇中之奇正中之奇正人言奇中奇非神於

用兵者有所不忌也韓擒虎隋之一猛將也天下安有勇猛

之丈而可乎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也吳起而莫可及乎

大宋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

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較乎鉞始交而

北而勿討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

○用兵難勝敵易用兵之所難者奇正之變為難勝敵之所易者敵有可乘

之勢則為易以正為正平而自未知奇可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勝也以正為正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可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

乎此奇正制變之法所以為難也十靖曰前代戰國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行善

陣出奇攻人不意此亦不過乘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

勝先術以片善勝元善出於特幸其於奇

謝玄傳聞之曰符堅甚久是不善靖曰臣觀符

堅載誌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在

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垂勸垂殺堅不果也

其不從也致敗惟見秦軍之亂慕容垂全蓋堅為垂所陷

首文字字靖遂載誌所言明符為慕容垂所陷蓋知符堅之不善也何以言觀

軍往全為軍往全高祖之入信耳軍可也

○陣之所傳其文多有不同陣之所其本未始不握先奇其文不同而其本則一而已屋

奇者此陣之握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

況亦此陣之其所要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

算有以知少算勝先奇弄九莫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梳

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梳或傳為梳其義則

一考其辭云為正四為奇餘為握梳奇餘

零也因此音梳臣愚謂其要不是梳安在子握

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大正其受之於君奇

兵將所自出法曰令士各小行以教其民者則民

餘奇為握梳

奇者此陣之握

○按本曰... 握梳陣... 服此受之於君者也... 受此將所自當者也... 可而要正則國將也... 握梳握奇本要二法在字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陣教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

取準受便同容陣隊間容隊必明為後後

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救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

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

諸首為高以石縱橫

其尾則首應救其中則兩頭皆應此卒然之勢其為救起於

五者陣教之所三終於八者此陣教之所成之月其意為向地五為陣法而三為是

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所傳握梳文蓋得

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地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

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說設八名八陣本一也分

為八等若天地者本平旗號風雲者本平旗號

龍虎鳥地者本平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說設物

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教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

設家實古制也外試陣之精曰臣按黃帝始三

其井之法因以制其故井分四道八家必之其形井

本定於龍虎鳥地此奇也奇陣則本之隊伍之別者蓋此

隊伍之用變動不常也故

乳之天... 風... 服此受之於君者也... 受此將所自當者也... 可而要正則國將也... 握梳握奇本要二法在字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陣教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

取準受便同容陣隊間容隊必明為後後

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救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

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

諸首為高以石縱橫

其尾則首應救其中則兩頭皆應此卒然之勢其為救起於

五者陣教之所三終於八者此陣教之所成之月其意為向地五為陣法而三為是

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所傳握梳文蓋得

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地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

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說設八名八陣本一也分

為八等若天地者本平旗號風雲者本平旗號

龍虎鳥地者本平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說設物

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教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

設家實古制也外試陣之精曰臣按黃帝始三

其井之法因以制其故井分四道八家必之其形井

本定於龍虎鳥地此奇也奇陣則本之隊伍之別者蓋此

隊伍之用變動不常也故

隊伍之用變動不常也故

隊伍之用變動不常也故

隊伍之用變動不常也故

六奇正而三漢成蓋蓋各一法此正也蓋示之漢示之蓋此奇之正可也故人故少致其矣

○法曰統軍持勢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跡易所應

者時之制勝破敵者之故無取出奇較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將不可使後軍求將不可使人之術兼由而示之漢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此奇之

若其則兵子將皆不可不取也然則莫已測我戎守之討去善用兵者先為不可致其

世之言者皆曰有勝時先勝兵測則敵飛其所之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所應

趙括用之則勝隨用之則勝邊計以此也蕃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教其矣

燕卒一也敵用之則勝慮天縱爾一知十安已極其說哉故使年靖密教也

騎劫用之則勝若其則勝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已之將不可敗也

理其在將邪其邪將其安與制之兵有已之將不可勝也勝疑此談非極致之

危之主也勝身係辱今武備論乃曰有制之兵無已之將不可敗也又勝負

之理係之兵而不宜其將木末得先氣字本靖推原其意謂有制之兵無已之將

武備權士卒之不習故道故率孫子所論之教固先古法將臣權任之

不戰與夫已自潰敗非敵勝之謂也而每言之律本意正教固為王也

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公臣按孫子曰教道不

明更卒血當陣兵縱橫曰亂自亂軍引勝

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固無古法也更卒

無常中者言將任權任之久之職亂軍引勝者

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

制雖備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又何

所應

此奇之

致其

所應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故使年靖密教也

○兵有異其術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孫為我杖古陣法志

元常術著送之所長勁馬旋不可得而易國以

此兵有異者之馬太宗曰蕃兵唯勁馬本亦衝之奇兵欽漢兵唯強

不可得而指為奇又騎角用之正兵欽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

正此術元常術之於勢不責於人故也杖人而任勢夫所謂杖人

或馬之奇衝者謂馬可奔馳而衝實大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利乎

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更考

或角其角持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奇亦有奇

人角也我諸戎持此持角也且二者皆其所長勢之所當用也奇正之術不在奇

故衛不請知孫子杖人任勢之言而實或利或速或利或速或利或速或利或速

非術也術之所用必變易耶如前之所言乃可也故馬本奇而有正字也

本正也而有奇字李光弼之亮周執事也鐵騎三百兵部廷至以二百字論惟正也

何奇也之孫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孫更細言其術靖曰先

使敵忘之是其術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

因秋以措勝於衆心不亡也知其此也謂予靖再拜

曰深乎陛下聖慮之恩過半矣或人在

○首使使李常太宗曰近契丹矣皆內屬置松漢饒樂二都督

為騎將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方徹如何靖曰方徹不

得王親臣為輔者何史那社介及執失思力契丹何力止皆蕃

蓋統人任也臣之知兵者也臣常與之言松漢饒樂山川道

而後可居其戰安北都護契丹與之所屬也必欲統非得人不可也薛方徹

二、能向能無不然不夫勝少大敗而元謀難以任其何統帥乎乃社不思力何力皆善臣之知兵路萊由情逆順遠至于西域部落十數種歷元不知也但可信任教之以陣法進軍點頭服我聖陛下任而統之亦只勝其任矣本東之勿疑若下傲則勇力而無謀難以信任木宋一圍其言意則笑曰蕃人皆為奴役使古人云以結盟夷攻以古人之盟夷攻重夷之說重夷中國之勢各鄉得之矣而喜之者謂者豈不為善哉夫第一守誘回統之攻突厥卒使唐祚後與正有得於重夷攻重夷說之乃若精之所言亦不為元得於此

唐太宗太子衛公問對卷上終

○不知敵之勢力者不思以制敵行也越回邑而不知馮異之勢已實官軍不遇謂陽而不知諸事之勢本強不知其勢何以制敵哉夫世之用兵者孰不曰我善用兵及其其用兵其用之及于為敵所制者徒曰言之而不能行也諸將中但能言者皆實較其虛及其能敵則鮮識虛實實觀古人之言孫子之法不出於此後世雖知而不知所用所以不克勝之其用之者行以五之術奈彼之勢敵可得而知也且以李衛公先教之奇正相變之術然彼語之以虛實實之勢蓋正之為奇奇之為正所謂

唐太宗太子衛公問對卷下

太宗曰大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其墓險又孫子云天隙之地其墓故城其不可如何請曰用衆在乎心之在乎林禁佯去疑其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搖則乘隙而入而至其要宮也便乎人受而己者洞井簡隙之地及如軍如羅之處人受不便者之故其家引而避之防敵深亦在墓故城非絕險也亦得之為利豈宜及去之乎大公心說其之至要

論曰臣按尉繚管子黃帝以徒守之以刑伐之是

大宋曰朕思為哭血甚於兵者行兵為便於人更
宣以避忌為疑今後師當丁孟誠之請再拜
謝曰臣按尉繚管子黃帝以徒守之以刑伐之是
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說道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若世庸將泥於術教是以多敗不
可不誠也陛下垂訓臣而宜告諸將

大宋曰兵有分有取各貴適宜前代長安執
為善也者靖曰符堅然百方之眾而敗於泚
水也其也合不也分之處致也某滿討孫述與富

將利尚分也相去二十里述未攻演而空合較手
大破之也其分而也合之處致也本云分不分為
縻軍取不取伏為孤旅大宋曰然符堅初得
未極實知兵之迹取中原及極卒堅果敗也縻
軍之謂予是滿為光武所任兵不遠制故滿果
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予得失迹也為萬

代鑒

大宋曰朕觀千章乃句不出予多方以誤之句
而已請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

敵誤其行

則形師安已克哉譬如奕其若兩敵相守一著
或失竟莫已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
多失者乎

木索攻守二受其要實一法欽孫子言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攻所守不言敵
來攻家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
存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以此相攻相守者多矣
皆曰守則不亡攻則有餘便為不亡為弱有餘
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

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存且自守待
敵可勝則攻之非以強弱為辭也后人不曉其義
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亡其法
木索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或其強弱殊不知
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
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未攻亡是敵不知其所
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
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于我分為二字若攻受
得則敵受則敗敵受得則存受敗得失成

一十廿七
彼我分
三四年

敗彼家之憂分傳攻守者一而已至得一者
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
平靖再拜曰深于聖人之法也攻且守之抗守
是攻之策同敵于勝而已至若攻不知守不知
攻不唯二其古又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具而心不
思妙攻守兩存之說其孰已知其然哉

太宗曰用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已
戰必危也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
曷嘗不議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

講
卷之六

其陣而己必有攻其心之術守守者不止完其
壁堅其陣而己也守吾氣而有待守大言
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
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
哉朕常臨陣先料敵之心与己之心孰審然後
彼可得而知吾与容敵之氣与己之氣孰治然後
後家可得而知吾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
之將臣雖未知彼而已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

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
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大宋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奮
氣惰暮氣斂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
惰斂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敵作則爭雖死
不省者氣使然也或用之法必先察吾子衆寡
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矣果起曰四抗以氣抗
為上與他道也七使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
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

也三敵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使之惰斂哉蓋
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有悟奪之理則
兵可任矣

大宋代本宋指而依之

大宋曰師常言本勤心兵法久可用否然非
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台若何御之靖曰
為陛下計莫若勤勸今太子復用之則以感恩
而報於理何損乎大宋善與疑矣

大宋曰本勤若與長孫與志共掌國政他日如
何靖曰勤忠義臣可保任也元忠依命大功

依命

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自不至內實
嫉賢故尉進教德而折其短遂列進事侯君
集恨其志而因以犯逆皆與急我其然也陛下詢
及臣不敢避其說木末曰勿泄也朕徐思其益
木末曰漢高祖已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
獄何哉此請曰臣觀列項皆非將也當秦之亡
也張良木為韓報仇陣中韓信皆死楚不用
故假沛之勢自為奮公至於秦曹林灌悉
由之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

韓國良文先仕
破逆故為報仇
漢中社

漢本六國之平也持メハ

此三吏先達也末詳

大劉及大カ及
水將軍

王恭手先武平一奉
有百萬之衆故項羽
不亦茂

人各懷其則雖有已將之太宣為漢用哉
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
功也以上之言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長同也臣
故謂列項皆非將也君木末曰先武中與已保
全功臣不任以吏此則善於平靖曰先武雖藉
前梅易於成功然奉勢不下於項藉寇錄未
越於蕭張狂已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
於高祖遠矣以亡論將之道臣謂先武得
木末曰古者出師命將奔三日授之以鉞曰

木引也

引也

引也

引也

引也

引也

引也

引也

引也

引也

至天將軍制之文授之以斧曰從也至地將軍制
之文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
之令不聞君命朕謂之禮久廢今欲參定
遺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存於
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
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令卿議論
生口廟而後遣也則數以神至矣每有任將以
便宜從是也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存推轂
耶盡合古禮其義我同享不須參定上曰善乃

命近臣書上二字為後世法

大宋曰陰陽術教廢之可乎靖曰不可也其者說
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教則使貪貪使愚愚不可廢也

本宋曰婦嘗言天官特且明將不法亂者均之廢
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真

天官特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真亡夏文宋武帝
以佳之日起兵軍使以為不可帝曰家姓彼

之果吉也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甲車為高
所因車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燕可破車於是

人神トメトイワセメヤ

以火牛出擊，敵大破之。是兵家說道也。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宋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荅膏，而滅紂。二夷相反，何也？藉曰：其抗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依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回神氣。太公以謂腐草枯骨，與足同具，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柎於前，太公成柎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教不可廢者，蓋存其柎於未前。

也。及其成功在人，良而已。至宋曰：當今將師，唯李勣道宗，薛万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万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上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率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節。用在豈云云。

宋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奔不遠，綏綏。

不及臣謂綏德書之素也。亦兵既有節制，彼
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
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輕擊堂之陣，
與敵正之旗。若兩陣勢均，勢等，乃一輕肆，
為其乘，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
有心戰，夫不戰者，有亦必戰者，在敵不乘，曰不戰，
家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盡地而守，
之敵不得与我戰者，死其所之也。敵有人，吾則
交綏之間，未可高也。故曰：不戰在亦，夫必戰在敵。

誠出人按

此少戰

者孫武云：善動敵者，死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
取之。以利動之，以害待之。敵無入，吾則必未戰。吾
得之乘而破之，故曰：必戰在敵。

本宗曰：深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
亡。師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而末上。
朕當拔其精，徹乘於後世。靖曰：臣前進節制
本宗二陣圖，并司馬法諸書，高息奇正之法，已
之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
史官鮮克知其不亡，已紀其實，實迹焉。臣敢不奉

詔當莫奈迷以聞

大宋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為三
等使字者當田漸而至五等一曰道二曰天地
三曰將法天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
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之說陰陽地之說陰
易善言用兵者已以陰奪陽以陰攻易者
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
利與否且魯所謂得士者昌得常仲所謂空也
堅利者也大宋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兵者是也

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

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

文逆其度亦可差別矣若張長范孫武

然高引不知所往也非知道安已尔乎若樂

毅管仲諸者真戰必勝守以固也非察天

時地利安已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

晉非任將杖杖繕完自固安已尔乎故翼

之字必先錄下以及中錄中以及上則漸而深

矣不然則空言徒說誦無是取也大宋曰道

手招及又以聞及隨

海云殺伐多

家^ミ忘^ム三世^ノ為^ル將^ノ者不可^ク妄^ニ傳^フ也 不可^ク不^レ傳^フ也
卿^チ其^レ憤^シ之^ヲ請^フ再^ニ拜^シ出^テ書^シ傳^フ其^レ書^ヲ于^テ李^ノ勣^ニ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終



